



2002年出版回顧：

危機四伏、神鬼交鋒、風起雲湧

◎ 文字工作者／蘇惠昭

2002年，臺灣出版界流傳著一個故事和一份閱讀調查報告。

故事發生在11月臺北市文化局主辦的「出版新思路研討會」上，獲頒「向資深出版人致敬」獎牌的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同時獲獎的還有三民書局劉振強、新潮文庫張清吉、遠流出版王榮文）在致完謝辭後，話鋒一轉，砲轟一年出版一千餘種新書儼然出版霸主的「城邦出版集團」領導人詹宏志。

隱地在他的書《2002/隱地》中還講了一個不像笑話的笑話：「房地產不景氣，為什麼拼命蓋房子？」隱地問朋友。「那你們出版業還不是一樣？」朋友這樣反問他。

一份由《天下雜誌》完成的「全民閱讀大調查」則指出，有三成四的民眾每年花在買書的錢在1,000元以下，這大約是四到五本書的價錢；每年花費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買書的民眾近四成五，每天撥給看書報雜誌的時間平均不到一小時，所以調查的結論是「臺灣民眾越來越不看書。」

這是怎麼一回事？臺灣民眾越來越不看書，臺灣出版社卻卯進盡全力出版書，有的印量只有1,000、1,500，大師經典包括在內，而平衡成本的數字則因出版社而異，有的是三、四千，有的為五、六千，結果造就2002年的新書出版量超越2001年衝上38,953種，在終端量並沒有放大的現實底下，通路擠爆、市場

消化不良、讀者頭昏眼花無從選擇，估計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書註定不會再版的命運，如同曇花一現，只是這一切都沒能阻止更多的書進入市場競逐，遑論全球籠罩恐怖陰影、美伊戰爭一觸即發、經濟不景氣、通貨緊縮、政黨惡鬥、五十萬菁英出走大陸、失業率攀高、教師勞工農漁走上街頭……。

讀者或者難以理解，但是出版人口袋裡都裝著兩個答案，兩個答案都剛好寫進了今年由商智文化出版，賽門舒斯特出版集團總編輯麥可科達寫的回憶錄《因緣際會》裡，一種是出版人的熱情，喜歡什麼，就迫不及待要出版它好去感動全世界的熱情；一種是出版界賴以生存的座右銘：「不出書就出局」，在臺灣這有個專有名詞叫「以書養書」，2001年底尖端出版了震驚臺灣出版界的《出版大崩壞？！》，日本出版評論家小林一博警告：「讓書店爆滿的新書泡沫」是讓日本出版產業走向破滅的急斜坡，其實這不僅是警告，也是正在發生的事，是「以書養書」必將吞下的苦果。

不過麥可科達也不忘傳授成功經營之道，對大出版社他說的是：有腦筋的出版商都知道，要維持大出版社的營運，一要不斷出版引起話題、造成轟動的作品，二要出版代表特殊文學風格或世界潮流的作品，倒不是這些書特別賺錢，而是可以吸引社會注意力，為旗下現有書目烘托氣勢。



而小出版社則適合出版那些有特色、難以歸類，但大出版社又因為某種原因不肯出版的書籍。

面臨崩壞，危機四伏的同時，出版業也在時代召喚下抽筋換骨調整體質，向大企業學習商品操作模式，當然也熟讀2002年的大熱門書《從A到A+》，研擬業績常青之道。七〇年代以後的美國，麥可科達說，出版業和電影業唯一的差別就是出版業的錢比較少。當賣書越來越像出唱片拍電影，如果這是出版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終將通往的不歸路，「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的隱地將面對怎樣的命運？這也是出版業最迷人的地方，忍凍孤吟中，永遠有《文化苦旅》、《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式的奇蹟破浪而出；忍凍孤吟中，出版人為尋找讀者或另闢通路或合縱連橫，天下與時報的讀書俱樂部是一例，由心靈工坊、女書、高談、智慧體、玉山社5家小型出版社合組的「啟動閱讀出版聯盟」又是一例。

於是在這樣舞台上，2002年的出版業雖然時而有如在黑暗中漫舞，卻也出現可以擁抱的豔陽天，雖然有沉船的鐵達尼如錦繡出版，危機四伏的如光復書局，也有轉型成功的出版社像商智文化和一鳴驚人的個人出版社雅言文化，出版沒有崩潰，又是風起雲湧的一年。

2002年的出版界意外的全集盡出，大書雲集，話題書不斷，奇幻小說如繁花盛開，兩岸新世代小說家神鬼交鋒，財經管理書枯木逢春，中國熱繼續燃燒，藝人書香火鼎盛，這和出版社開拓新書系有關，和編輯的走馬換將有關，更直接的原因是資深出版人或文化人，套用隱地的話是「細胞分裂」，郭重興、陳雨航、沈雲驄脫離城邦集團而有共和國文化、一方和早安財經，焦桐告別中國時報而有二魚，初安民離開聯合文學而入印刻，雅言文化發行

人顏秀娟辭去時報、圓神後「走自己的路」，前金石堂副理蕭豔秋出掌日月文化集團，探索文化劉秋鳳突破困頓經營布波族。

出版故事因為新兵登場，老將變臉或換裝，而有了不同的腳本。

郭重興成立的共和國文化，旗下有繆思、木馬、西遊記、左岸、遠足5家路數鮮明的出版社，不到一年就推出了《川端康成文集》、《三島由紀夫文集》、12冊《托爾斯泰全集》以及人類經典如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戴高樂《戰爭回憶錄》等大書，並許下將「座標」文庫發展為當代「新潮文庫」的承諾，共合國攻佔書店平台速度之迅疾，理想程度之高崇，在在令謀定而後動、步步為營的出版人看起來心驚膽跳有如特技表演。

無論市場冷熱如何，也無論換得的是鈔票或跳票，這真是一個全集年、精選文集年、作品重出年。遠流年初陸續推出共計80冊的「克莉絲蒂全集」，年末則有10冊《法布爾昆蟲記全集》，臺灣商務書店有4冊《波赫士全集》。時報重新出版張大春早期作品，印刻重新出版平路、朱天心作品，遠流重新出版柏楊《中國人史綱》，華成則讓陳銘蟠、阿盛再出江湖，九歌合琦君二舊作為一新書《母親的金手錶》並推出「新世紀散文家」書系，第一波有林文月、董橋、蔣勳、周芬伶、楊照精選集；二魚企畫《台灣現代文學教程》系列，包括小說讀本、散文讀本、新詩讀本、報導文學讀本和當代文學讀本。文學家的成就若是蓋棺方能論定，這番文學的鄉愁就來得似乎有一點過早吧，彷彿因為氣候異常而早開的櫻花。

這也是臺灣年輕作家的首航年，許榮哲《迷藏》、何致和《失去夜的那一夜》由寶瓶文化出版，印刻推出了童偉格《王考》，麥田有傅天余散文《暫時的地址》、聯合文學有李欣



倫散文《藥罐子》，大田有許正平散文《煙火旅館》，李康莉、鯨向海、劉亮延的詩集由一方、木馬出版。作品第一次登台的大陸新銳作家則有畢飛宇、尹麗川、李師江、韓寒、林嘉芙等，年紀一個比一個輕，青春情事一個比一個酷，另一方面，繼痞子蔡之後，王文華的都會雅痞小說《蛋白質女孩》、《61×57》和幾米的繪本則在上海、北京刮起旋風，受到偶像式崇拜。繼《北港香爐人人插》之後，2002年臺灣文壇再上演一起網路上討論熱烈的「文學八卦」事件，所謂「《假面娃娃》大戰《遣悲懷》」，《假面娃娃》為師瓊瑜自傳體小說，《遣悲懷》是麥田「當代小說」系列二十本的最後一本，媒體評選的年度好書。而在不作市場考量下，印刻出版了南韓作家黃皙瑛的大河小說《悠悠家園》，這是韓流中的異數。

《哈利波特》和《魔戒》引爆的奇幻小說熱在2002蔓延開來，大田出版了CS路易斯《納尼亞魔法系列》5冊，其中一冊為多年來陪伴少年兒童成長的《獅子·女巫·魔衣櫥》；繆思推出堪稱經典的娥蘇拉勒瑰恩「地海巫師」系列6冊、菲力普普曼「黑暗元素三部曲」之《黃金羅盤》、《奧秘匕首》、《琥珀望遠鏡》，高寶有喬治馬汀「冰與火之歌」系列，皇冠強打吸血鬼故事向達倫系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小天下出版社以「波特萊爾大遇險」系列扎根青少年與童書市場，在美國，波特萊爾已有打敗哈利波特記錄。繆思之後，另一個奇幻專賣店「奇幻基地」亦炫麗登場，只是《哈利波特》與《魔戒》燒起的百萬奇幻熱有沒有可能傳輸真力給奇幻小說這個文類呢？目前為止答案尚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至於大唱憂鬱2001年的財經企管書，到了2002年則拜《一個投機者的告白》、《從A到A+》、《發現我的天才》幾本暢銷書之賜枯

木逢春，全球企盼的景氣復甦雖然沒有在2002年來，但臺灣的經濟成長率已經從2001年跌到谷底的負2.18%緩升到正3.38%，最壞的一年過去了，而中國大陸則仍然風光地維持在8%，這底層有暗潮盲動的榮景正好提供了唱衰中國論如《中國即將崩潰》與盛世論《中國的世紀》、《中國入世》角力的舞台，而根據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新作《下一個社會》的預言是：中國即將分裂。

如果以專家選書記憶2002，這一年的出版成績稱得上輝煌，除了上述大師全集，還有2冊重量級辭書問世，齊集本土81位學者合力翻譯了5年的《劍橋哲學辭典》由城邦集團貓頭鷹旗下的果實出版社出版，這也等於臺灣出版界回應「要不要用大陸譯稿」的一種態度；歷時52年編纂完成的7冊《利氏漢法辭典》則由利氏學社引進臺灣。

而經由《聯合報》「讀書人」、《中國時報》「開卷」推選出來的年度好書包括了文學類的王安憶《上種紅蓮下種藕》、藍博洲《藤纏樹》、朱西寧《華太平家傳》、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簡媜《天涯海角》、李永平《雨雪霏霏》、周夢蝶《十三朵白菊花》、王德威《跨世紀風華》、奈波爾《抵達之謎》、瑪格麗特艾德伍《盲眼刺客》、琴凱德《我母親的自傳》、阿瑪杜庫忽瑪《阿拉不是一定要》；非文學類的有薩伊德《遮蔽的伊斯蘭》、唐諾《文字的故事》、霍金《胡桃裡的宇宙》、羅伯特奧迪主編《劍橋哲學辭典》、桑塔格《蘇珊·桑塔格文選》、江才健《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鄭鴻生《青春之歌》、彼得蓋伊《弗洛依德傳》、聶魯達《回首話滄桑——聶魯達回憶錄》、莊慧秋主編《揚起彩虹旗》、林照真《戰慄土石流》、向高世《台灣蜥蜴自然誌》、黃智偉《省道台一線的故事》、約翰麥米蘭



《新競爭時代》、傑佛瑞羅賓森《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大衛寇萊特《上癮五百年》、蘿賽《花朵的秘密生命》、佩卡海莫能《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霍格蘭《觀念生物學》，文化評論家南方朔主張現代知識分子讀書要「摸行情」，基本上這就是一份讀書人「摸時代行情」的參考書單。

網路書店博客來則首度以「十大話題書」和「十大編輯選書」瓜分年度書籍解釋權，《下一個社會》、《魔鬼詩篇》、《零利率時代來臨》、《Jack》、《總統開門》、《林毅夫看中國經濟》、《神秘的月形石柱》、《美麗境界》、《迷幻異域》、《一個作家之死》獲選為2002年十大話題書，每一本話題書背後都連結或引爆了年度最熱議題如中國熱、原住民、恐怖份子、六標準差、奧斯卡電影、嗑藥、私小說，而「十大編輯選書」的概念是先把書分門別類為十大類型，每一種類型再挑出一本，結果如下：文學小說類《祝福之祭》、財經企管類《很久很久以前》、藝術美學類《繆思共和國》、社會人文類《非凡小人物》、科學新知類《法布爾昆蟲記全集》、親子共讀類《大象艾瑪》、心靈呼吸類《我們的一生》、語言電腦類《您也可以不平凡》、吃喝玩樂類《迷路的一天，在小鎮》，健康活力類《氣的樂章》，這是一份不同於讀書人與開卷思維的書單，氣味更趨近於閱讀大眾，但切割的結果文學小說類不是分到一半，而是十分之一，文學全盛的黃金八〇年代真是一去不復返了。

最能夠反應大眾閱讀面貌的是暢銷書，暢銷書像一面鏡子反射社會大眾的實際需求、心靈徬徨、對優惠價格的毫無抗拒力以及如何為話題與流行文化所操控，總合起來看所指涉的也就如同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所言「全體國民精神狀態」。2002年日本第一暢銷的書是哈利

波特系列，第二名《大肥貓全世界最容易的英文書》，《會過日子》排名第三，臺灣人的精神狀況和日本大同小異，還要加上販賣美麗以及藝人書。哈利波特的無敵暢銷在於它號召了外圍的非書讀者進場，但若以其百萬起跳的銷售數字解讀為閱讀的復興則不免失之於樂觀，讀了哈利波特並不等於會讀地海奇景，書籍的基本消費群並沒有放大，天下雜誌「臺灣民眾越來越不看書」的閱讀調查就是證明。

哈利波特之外，2002年的臺灣並沒有爆出天量的暢銷書，十萬大約就是一個門檻了。野生動物攝影家爸媽為小女兒蒂皮與動物拍的動物攝影集《我的野生動物朋友們》以其天真野性實現成人讀者的荒野夢想，輕易填補了一個沒有寵物的灰色童年所留下的空洞。詹姆柯林斯《從A到A+》一路長紅，這本書透過案例研究總結出一個「第五級領導」的核心理念，一個能夠把公司從優秀帶到卓越的領導人必須具備兩種特質：謙虛的個性加專業的堅持，這就是所謂的「第五級領導」，這樣的領導人通常默默窩在公司工作不太張揚，而不是從外面用天價挖角過來的企業英雄。幾米繪本《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布瓜的世界》毫無意外的暢銷，勵志書區依然是劉墉、戴晨志、吳淡如、吳若權的天下，吳若權平均每兩個月出版一本書；網路作家有藤井樹、痞子蔡各領風騷，劉黎兒的日本書寫和艾倫狄波頓的愛情哲學一直有穩定的讀者。

出版的商業性格充分表現在影劇書與藝人書的競爭上，2002年的日劇一片蒼白，韓劇「冬季戀歌」、「玻璃鞋」、「商道」、「明成皇后」取而代之，本土偶像劇則有「MVP情人」、「八號風球的愛戀」撐腰，這些收視率高的電視劇都伴有銷售成績不惡的文字書。「藝人書」幾乎是票房保證，「你不讀我的



字，不看我的表演，不在乎我的榮耀，不理會我靈魂的出口」，這是伊能靜版的戀人絮語《生死遺言》，2002 年最文學的藝人書，拿掉明星頭銜它一樣有出版價值，但是銷售數字肯定少掉一個零。

從年頭到年尾都有藝人書高掛排行榜，而且風格多元，許茹芸寫新詩《此時快樂的代價》，李明依寫成長故事《華西街的一蕊花》，比莉《比莉瘋雞》寫生活，曹啓泰《一堂一億六千萬的課》把借錢寫成高尚行爲，小S《徐老師一分鐘瘦身操》教人苗條，阿寶的《阿寶靚湯》，F4、仔仔、S.H.E、蔡依林各有寫真文集，還有羅大佑《童年》、伍佰《我是街上遊魂，而妳是聞到我的人》壓軸。

有人因寫書而出名，藝人剛好相反，因為出名而寫書。

這是出版風起雲湧的一年，大量的書快速流入流出，每一個人人都失去了讀某些書的緣份，但也都有機會抓住一本生命中的書。人爲什麼閱讀？有很多理由，南方朔在爲文學批評大師哈洛卜倫所著《如何讀西方正典》所寫的前言中說，我們之所以閱讀，不僅是因為看不盡大千世界，也是因爲友誼如此脆弱，易於凋零散佚，因時空阻隔、人心蒙塵，家庭與感情的牽絆而消褪。

也許我們沒有察覺，可當我們閱讀，其實就是在尋找比自己更原創性的心靈，也在爲面對生命的變化而做準備，哈洛卜倫如是說。^[18]

（接續第20頁，捷克主題館—捷克文藝）

三〇年代時，新一代的木偶劇導演（J.Malik、E. Kolar、V.Matouska 和 V. Smejkal）成爲發展中心，而且受到戲劇先鋒派的詩歌影響，因而改變了捷克木偶劇當時的表演形式，特別強調木偶劇的隱喻和象徵可能與導演的角色。導演和舞台設計師合作的新品質，扼殺了藝術家之前擁有的主導權，有些傑出的作品甚至成爲劇院的新特色。1930年，J. Skupa 成立專業的舞台公司，受到非常大的歡迎。1936年，J.Trnka 也在布拉格開設一個專業的舞台，而完全不管它所堅持的高藝術標準所面對的經濟困境。

戰爭與德國佔領捷克斯拉夫的舉動，嚴重地干擾原本很有前途的木偶劇發展。但捷克木偶操縱人即使在這樣艱困的時局，也希望能夠保護他們的作品在社會中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Skupa 與他的劇團，他們勇敢地演出數百場表演，強化觀眾心中對國家未來的信任。1939年由J. Malik 創立的「布拉格藝術木偶劇團」（Prague Artistic Puppet Stage, PULS），也因爲演出 勿忘我（Forget-me-nots）和小雛菊（Daisies）而獲得成功，劇本乃是根據捷克的古典詩歌而完成，而且成爲捷克觀眾的精神支柱，刺激其它捷克城鎮發展類似的創作（Trutnov、Rakovnik 等）。^[19]